

洪玉華

間諜指控助長反華情緒



各說各話

菲律賓近期針對中國相關機構與個人的間諜指控激增。鑒於事態嚴重性，當局亟需澄清並駁斥不實指控，以防社會陷入猜忌惡循環。

今年適逢菲中建交50週年，但慶祝氛圍被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蒙上陰影。針對菲律賓離岸博彩運營商員工、地方市長、留學生及中國公民的一系列間諜指控，不僅加劇了社會反華情緒，更令岌岌可危的馬尼拉與北京關係雪上加霜。儘管多數指控缺乏確鑿證據，卻已激化針對華社的長期偏見，助長對在菲中國公民與華裔華人的普遍懷疑。若當局不能堅決澄清或證偽這些指控，菲律賓恐將陷入更嚴重的信任危機與社會分裂。

對中國間諜活動的擔憂最早可追溯至2022年，當時參議員理查德·吳頓質疑部分網絡博彩中國員工可能是潛在間諜。雖未公開確鑿證據，這種猜疑持續蔓延至2023-2024年，最終演變成多起引發媒體與公眾高度關注的重大指控。

2024年9月，班班市市長郭華萍因與網絡博彩運營商導源科技的聯繫，其背景與國籍身份遭質疑，使緊張局勢升級。當跨國犯罪頭目余智江在羈押期間指認郭為「中國代理人」時，爭議進一步發酵——郭對此強烈否認，但迄今官方未予證實。

懷疑目光甚至投向在菲中國留學生。2024年4月，眾議員約瑟夫·拉拉聲稱卡加延省4,600名中國留學生可能是北京安插的「潛伏人員」，儘管當地大學駁斥該說法，且官方數據顯示外籍學生人數遠低於此。這類未經證實的指控顯示，間諜疑慮已從網絡博彩從業者擴散至其他群體。儘管這些間諜指控大多仍停留在捕風捉影的階段，但其對菲律賓華人社群造成的衝擊卻已實實在在顯現。

目前最具實質性的案例是2025年初中國公民鄧元清與兩名菲人因涉嫌在軍事設施周邊搜集敏感信息被捕。國調局聲稱鄧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院校，但其畢業證書顯示並非如此。中國使館澄清此為身份誤認，菲國

安官員則堅稱其為「休眠特工」，並指認其車內道路檢測設備實為偵察工具。

儘管多數間諜指控仍屬間接推斷，其對菲律賓華社的衝擊已不容忽視。這些指控喚醒了冷戰時期的族群猜忌——當時華裔常被懷疑懷有雙重忠誠。種族定性事件與騷擾行為頻現：執法部門被指針對華人聚居區加強盤查，社交媒體反華情緒顯著升溫。偏執心態甚至滲透日常生活：部分大學的中國研究生被當面詢問是否間諜，一名度假中的華裔菲人女性遭驅趕「滾回中國」。更令人憂心的是，近期一名14歲中國少年遭前網絡博彩僱員綁架並轉交中國犯罪集團的案件，加劇了針對華裔的犯罪恐懼。該名司機曾就職於某網絡博彩公司樞紐，後將男孩轉交給了一個中國犯罪集團。

此類認知的經濟後果已然顯現。曾高度依賴中國遊客的旅遊業遭受重創，入境人數從2019年的174萬銳減至2024年的30萬。馬尼拉的「菲華歷史博物館」往年農曆新年都會接待大批中國旅行團，2025年卻門可羅雀。伴隨對華不信任蔓延，中資關聯企業也面臨經營不確定性。

雪上加霜的是，參議員弗朗西斯·杜仁珍諾與國安會發言人喬納森·馬拉亞近期指控中國使館資助「網絡水軍」企圖影響5月中期選舉，依據是中國大使館2023年與當地公關公司就社交活動產生的資金往來。中國大使館否認指控並重申不干涉內政原則，但在充斥各類未經證實指控的氛圍中，此事再度加劇公眾不安。

這些發展引出一個關鍵問題：菲律賓政府應如何應對日益增長的猜疑鏈？調查外國間諜活動固然關乎國家利益，屬政府職權範疇，但當局更需劃清合理安全關切與政治操弄/無證據指控的界限。對於缺乏依據的指控，政府應主動澄清並在適當時予以駁斥。

縱容不實傳言發酵只會助長種族定性常態化，加劇反華情緒。為防止社會進一步分裂，政府必須確保國家安全考量不被用作合理化偏見的借口——特別是針對已扎根菲律賓數代的華裔族群。

豆豆



天雅微呢

享受藝術盛宴

——慶祝菲中建交五十週年晚會有感

六月九日，由菲律賓外交部、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及菲華各界聯合會聯合主辦的慶祝菲中建交五十週年暨菲中友誼日文藝晚會，在馬尼拉大都會劇場隆重舉行。晚會主題為「和合共榮，攜手致遠」。

今年，在菲律賓校友聯主辦的「菲中建交五十週年」徵文比賽中，我有幸榮獲三等獎，文藝晚會的現場，將有頒獎環節。為參加這場意義非凡的活動，本應因事滯留國內的我，特地趕回菲律賓，卻不慎受涼感冒。一向抗拒吃藥的我，這次也乖乖去看了中醫、服了中藥。最終，在綿綿細雨中，我如期而至。

近期，菲中關係經歷了一些波折。晚會上，菲律賓候任外交部長的致辭令人倍感振奮：「我們兩國領導人早已達成共識，雙方應和平處理海上分歧，且這些分歧不應妨礙雙邊關係的其他方面。近年來，兩國外交部一直努力落實這一共識，致力於通過對話與外交途徑，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這番話讓在座眾人心懷希望。畢竟，生活在菲律賓的我們，最不看重的就是「娘家與婆家」產生矛盾。

誠如候任外長所言：音樂是人類最古老的外交形式之一。它超越政治語言，訴說著人性共通的美好願望、情感與價值觀。

當晚，校友聯華星藝術團的歌舞表演拉開了晚會序幕。熟悉的表演者們一改往日的中國風，以濃鬱的菲律賓風情呈獻節目，令人耳目一新。

隨後，UST大學合唱團帶來了精彩的合唱。他們首先獻唱了一首菲律賓歌曲。雖然聽不懂歌詞內容，但自從去年加入校友聯成人合唱團後，在老師的指導下，我逐漸學會了欣賞歌唱技巧。而另一首中文歌曲《茉莉花》，更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經典。我們合唱團也曾排練過這首歌，我特意錄下了他們的現場演繹。聽得出，他們對這首歌的處理至少運用了四個聲部，令人陶醉其中——相比之下，我們平時的練習通常只用兩個聲部。藝術家的專業水準，終究是我們這些業餘愛好者難以企及的。

《Anak》是我最愛聽的菲律賓歌曲。以往聽到的都是吉他彈唱版本。記得前年在「長江探索號」遊輪上，邂逅菲律賓駐唱歌手時，我特意點了這首《Anak》。當

時，同船的一位香港遊客聽著聽著，竟也不自覺地跟著旋律哼唱起來。我激動地詢問他是否聽過此歌，得到否定的答案後，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美妙的音樂真的能跨越語言，引發人類共鳴。而這次欣賞女歌手高亢飄逸的獨唱《Anak》，與男聲吉他手深情訴說的父愛，讓我聯想到嚴母慈父的不同形象。風格雖異，但父母對兒女那份深切的期望與無盡的愛，卻是殊途同歸。

少林武功名揚天下，菲律賓少林文化中心的表演同樣精彩，但我尤其喜愛大螢幕上作為背景呈現的一幅幅中國水墨畫。運用現代電腦科技為傳統中國功夫增添靈動之美，實在是妙不可言。

近年來，看多了華社的民族舞蹈，我對舞蹈表演的熱情有所減退。然而，校友聯舞蹈隊帶來的「帽子舞」，卻讓我這個「舞盲」重新看到了激情與青春洋溢的活力。她們舞出了屬於年輕人的喝彩！

晚會還特別邀請了慈濟基金會、慈善第一基金會以及佛光山光明大學的助學生合唱團同台，演唱中文歌曲《共同家園》。看到這群受華人資助的菲律賓孩子站在舞臺上，身為志願者的我中心感慨萬千。華人對菲律賓社會的付出值得被廣泛傳播。幫助一個貧困孩子完成學業，往往能托起一個家庭的希望；而那份感恩之心，更能消弭族群間的隔閡。

壓軸演出由著名歌手RICHARD POON擔綱。主持人介紹他是一位「跨越世代的歌手」。因不常看本地電視，我此前並不知曉他。登臺時，他自我介紹擁有純正華人血統，父親從香港來菲，就讀中正，母親是祖籍是四川，後來到臺灣定居，他本身就讀於尚一中學。太太是菲律賓人。他的姓氏'POON'來自廣東話，中文是潘。他演唱了英文歌、中文歌，最後更獻上了那首令閩南人熱血沸騰的《愛拼才會贏》。我沉醉其中，尤其喜愛他帶來的樂隊編制——沒有鍵盤、沒有鼓、沒有吉他，取而代之的是薩克斯風、長號等管樂，別具一格。

得益於校友聯的精心安排，當晚我的座位位於VIP區，得以專注欣賞菲中藝術家的精彩表演。那晚，我盡情享受了一場名副其實的藝術盛宴。也由表感謝老朋友孫明強先生在晚會後與我分享心得，並鼓勵我寫出我的感想，更感謝主辦單位菲華各界組織此場文藝晚會的用心良苦。

(06/15/2025)

楊文田

抗議1500場：特朗普的「閱兵秀」與「國家撕裂」



各說各話

從社會延伸到政治，從街頭蔓延至政府機構，從州議會貫穿至白宮。

抗議的導火索是6月6日洛杉磯移民突襲事件。在特朗普政府的部署下，ICE執法人員進入多個商業設施逮捕無證移民，引發震動。當局甚至調動了國民警衛隊和海軍陸戰隊支援地方執法，一位聯邦法官憤怒地裁定此舉違法，並命令特朗普將部隊指揮權交還給加州州長。但短短數小時後，聯邦上訴法院緊急叫停了這一裁決。這種政令博弈背後，真正受傷的，卻是普通人，無論是移民工人，還是城市街頭因騷亂而心驚膽戰的居民。

特朗普強硬推進的「清掃行動」，並非孤立事件，而是配合著更高調的政治安排，6月15日，在他79歲生日這天，一場旨在紀念美國陸軍成立250週年的盛大閱兵將在華盛頓舉行。以軍力展現國家榮耀，本無可厚非；但將一場國慶式典禮嵌入排外政策與個人權力崇拜的宣傳脈絡之中，就變了味。抗議者喊出的口號「No Kings」（不要國王），直指特朗普對「總統權力」的濫用，而那場閱兵，在許多美國人看來，已不再是國家的慶典，而是某種個人入台的政治儀式。

1500個抗議地點，跨越洛杉磯、紐約、費城、波士頓、鳳凰城、亞特蘭大、丹佛、西雅圖等主要城市。幾乎每一場抗議都包含了對移民政策的憤怒、對警察暴力的擔憂，以及對民主制度日益式微的警醒。在紐約，一場原本平靜的示威因警民衝突演變為混亂，數十人被捕；在亞特蘭大，警方甚至出動催淚瓦斯；在丹佛和芝加哥，抗議者與警方多次對峙；在西雅圖與聖安東尼奧，原本和平的集會也因執法部門的介入而變得緊張。

這些場景令人心碎，也令人警醒。美國不缺表達意見的渠道，但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走上街頭，說明他們對制度表達已經

失望；而執政者卻反以武力回應，這不是治理，而是壓制。更令人擔憂的是，抗議的對象從ICE行動，迅速擴展到特朗普本人的執政方式，乃至他以強人形象主導國家未來走向的「願景」。在一個本應政黨制衡、分權制約的民主體系中，特朗普卻試圖以「軍事-行政一體化」的姿態將聯邦政府變為個人權威的延伸。

民主黨人指責特朗普「政治動員軍事力量」，這不僅是法治的危機，更是民主體制的警鐘。被捕的加州工會主席烏埃爾塔成了此次抗議的象徵，他不僅是移民維權運動的重要人物，更是工會與勞工權益的代表。而他在抗議中被聯邦特工逮捕，某種程度上正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對異見的零容忍。

更令人唏噓的是，這些大規模抗議活動並未得到特朗普本人絲毫的安撫或回應。相反，白宮繼續推進在加州、新墨西哥州和內布拉斯加州的移民清理行動，宛如與民意背道而馳的「鐵腕秀」。面對民眾的呼聲，特朗普給出的不是解釋和協商，而是更加嚴厲的命令和更加醒目的軍裝。

從閱兵到驅逐，從街頭到法庭，從平民到政客，整個美國彷彿走進一個陌生的軌道。特朗普用「強力」塑造總統的形象，卻用「分裂」撕裂國家的肌理。他的政策看似回應部分選民焦慮，實則以偏激手段掩蓋無法解決的根本問題。

這場即將到來的全國性抗議，是對特朗普統治風格的集體迴響，也是一場遲來的民主回音。它提醒我們：美國不是一個可以被一個人定義的國家，它的未來不屬於「強人」，而屬於公民。正如「No Kings」的標語所言，美國的核心價值不在於軍事威權或個人崇拜，而在於人民的聲音是否被傾聽、尊重與回應。

或許，這些街頭的吶喊無法立刻改變政策走向，但它正在改變另一些更深層的東西：民眾對專斷的警惕、對法治的堅守、對民主的重新定義。抗議並不可怕，沉默才更危險。

而每一場集會，每一面標語，都在告訴特朗普與世界：真正的力量，不在於軍隊，而在於人民。

付玉成

從《背影》說起



各說各話

清父愛《背影》創作100週年及父愛主題紀念散文徵文活動總結交流大會在北京現代文學館隆重舉行。

這一天正好是父親節的前夕，紀念父親恰逢其時，北京從早晨七點開始就一直下大雨，既是世上所有父親辛勤汗水的匯聚，又像是因為父親默默奉獻而感動的眼淚。是啊，在這個世界上為家庭為社會默默承受著一切的父親終於因為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而獲得了一次紀念的機會！

從浦口出發，朱自清在《背影》中用質樸的語言描寫了父親送兒子上學的情景，通過買橘子，攀月台，與腳夫講價錢，囑咐茶房照顧兒子等看似平常普通的語言與動作，展示出父親對兒子的舐犢之情，流露出父子情誼的細流無聲。朱自清散文因為寫得樸素真實，情感細膩而被譽為中國散文的經典之作，而且數十年經久不衰地出現在中學語文課本之中。這一方面是因為其優美的文字描述，另一方面是真摯的父子感情及血脈關係的呈現。中國散文學會抓住了百年的契機，於2025年3月份發起關於父親的徵文，到6月10結束，徵文共收到投稿5000多篇，有效稿件3712篇，由作家、評論家組成評委會，經過初評、復評、終評三個階段，選出佳作獎20篇，優秀獎30篇，入圍獎50篇。獲獎者頒發榮譽證書並應邀參加總結交流大會，且這100

篇獲獎作品將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著名語文教育專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顧之川等榮獲佳作獎。中國散文學會請來文學界文化界及國家級媒體知名人士數十人參加交流，包括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邱華棟，中國散文學會會長葉梅，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王軍及朱自清的嫡孫朱小濤為獲獎者頒獎。會上，多位專家與獲獎代表就《背影》及父愛進行了交流，台上宣講人深情並茂，台下聽眾熱淚盈眶。這是一次對父親及父子關係的深刻剖析與詮釋，與會者無不動容。本人有幸參與這一活動並在徵文中獲得入圍獎，既高興也慚愧。高興的是能夠與巨人同行，參加了一場高水平的角力，慚愧的是自己和大多數兒子一樣，從小到大都把父親的付出視做理所當然，享受著父親的默默奉獻，可就是沒有能夠走進父親的內心世界，無法理解父親所承受的一切，直到自己做了父親，有了家庭和社會的責任，在工作 and 生活的雙重壓力之下，無怨無悔地承擔著一個做父親的職責，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多麼的不容易，正是因為有了天底下的千千萬萬個父親，才有了穩定的家庭關係，才有了社會的和諧延續和人倫關係的代代相傳。

100多年前的文中，朱自清看到的是父親蹣跚的背影，而我在參賽作品中描寫的卻是父親正面憂傷的眼神，一個正面一個背影，都表現出一個主題，那就是既有父親的不屈和關愛，也有兒子的不忍和心酸。雖然父親已經離我而去，但清晰的形象始終藏存在我的心底。正值父親節之際，我祝願天下所有的父親快樂幸福有愛被理解！父親萬歲！！

2025-06-15北京

蘇麗莎

上主是提款機？



寶島來鴻

昨天上網參加線上讀經班，導讀神父感嘆地說，我們多數教友都只會一位味向天主索取財富、權勢、健康、幸福等等，而不懂得回饋天主，自問我們能為天主做什麼？要如何做天主悅納的事，當我們向天主祈求的是事情未能如願，我們就會埋怨天主，對祂產生質疑，甚至背棄祂，反之，當天主賜我們所願，除了在當下感謝天主之外，事後就把天主拋之腦後，等到下次遇到生活困難時，又想起天主，要求祂幫我們解決

困境，如此反覆的祈求，又反覆的遺忘天主。總之我們把天主視為一部提款機，需要的時候向他索取東西，滿足我們生活所願，供我們花用與享受，不需要祂時就把天主棄置一邊，不屑一顧，孰不知世間萬物皆是無常的，轉眼即逝，過往煙雲，我們又何必執著於追求世間的事物呢？要知道我們追求天上永恆的生命才是至為重要的，先決的條件是我們要把天主放在第一，時時不忘依靠祂，仰賴祂。

讓思想總是專注於恆久長存的事物，對塵世間的事物什麼也不要看重，雖然這些事物仍在，不會永久續存。